在麦田间行走

■杨永敏

有事没事的时候，我就会来到郊外的乡下，随便寻一方麦田净土，或坐或立或行走，把自己置身于黄土田园或是山坡沟壑的麦地间，仰望云卷云舒，平视风吹麦浪，心情顿然豁朗了很多。

五月是个温暖的季节，小麦已然抽穗灌浆，无边的麦田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绿油油，清爽爽，活脱脱，笑朗朗，株株相拥，片片相连，似翠绿的屏障，像墨绿的地毯，舒心地牵动着微风，惬意地摇曳着身姿，给人以希望，给人以满满的正能量，呈现出一派“小麦绕村苗郁郁，柔桑满陌椹累累”的万千气象。

五月是小麦待丰收的季节。田地里，到处可见农人们挥汗如雨、弯腰忙碌的辛勤身影。风起时，舒展的麦苗此起彼伏，犹如海里的浪花席卷，恰似3D播放的壮美乡村之画卷，给人以波澜壮阔之美感。麦田间，贪食的麻雀飞起又落下，叽叽喳喳的叫声萦绕空寂，仿佛于急切中催生希望，在等待中捕食收获。行走在齐腰深的麦田间，伸手去轻抚吐穗的麦芒，像是在触摸少年嘴唇上刚刚冒出的胡须，给人以隐隐约约的刺痛感。这种触摸，奇妙、自然又撩动人心，能瞬间深入人的骨髓，融化你的灵魂，把你带到诗人白居易笔下“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之遥远过去，亦会使你能深刻体会到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行中农人之辛勤和不易。

在麦田间行走，看麦浪在微风里摇曳翻滚，撩拨起人的万千思绪。举目远眺，中条山云蒸霞蔚，盐池水碧波荡漾，满目苍翠碧绿中，美丽乡村、绿色田园盘坐其间，把大地装扮得恰似油画，把人间勾勒得宛如仙境。行走在故乡的麦田，吮吸着麦香的味道，你会闻到太阳的味道、土地的味道、父母的味道。穗穗麦子散发出的清香，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感伤亦有幸福，有辛劳亦有满足。记忆里，每年麦子灌浆长穗的时节，父亲就会整天厮守在麦田，不是辛勤劳作，就是蹲坐田头，惬意地抽着纸卷的旱烟，像呵护自己的儿女一样，默默地守护着自己心爱的麦田。每次我去地里送饭，他就会把我架到他厚实的肩上，脸上堆满笑意地说：“三娃，爸让你看看咱们家的麦田！”那时的我年纪尚幼，看不懂麦田，更读不懂父亲，坐在他老人家高高的肩膀上，眼前看到的除了麦田还是麦田。后来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慢慢读懂了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当年要表达的意思——那一畦畦厚实的麦田里，不仅栖居着故乡，更寄存着农民父辈的辛劳和希望。思索着，随手摘下一棵麦穗，慢慢揉碎放在嘴里咀嚼，一时之间，那股熟悉且清香的味道，瞬间便溢满全身，偾张的血脉亦追逐着时光的脚步，一步步走向了岁月的深处。

在麦田间行走，你能于温暖的季风中感受自然界生命磅礴的力量，体会父辈们劳作的艰辛与麦子生生不息的成长。有一首诗曾这样赞美麦子：“躺下来，它是一粒种子；站起来，它是一株麦子。”作为粮食和种子，麦子一茬茬收割，养育了一代代生命，延续了村庄的烟火。我们呼吸着麦子的生命长大，麦子的精神品质，在我们的血液里汩汩流淌。

在麦田间行走，涌动的思绪无形中便会勾起我对儿时的记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的农村收麦子全靠人工。俗话说：麦熟一晌，蚕老一时。昨天还看着青黄的麦子，经过第二天太阳的暴晒，瞬间就黄干熟透了。一大早，父亲就起来磨好镰刀，收拾好小平车，带着全家老小来到地里抢收麦子。割麦子是技术活，更是辛苦活，父亲在前面打头，哥哥姐姐在后面紧跟。割倒的麦子一排排平铺在地里，母亲和我便开始给麦子打捆。夏日的日头凶狠而毒辣，能把人烤焦，能把地烤化。即使如此，也挡不住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雄心壮志。一块麦田割完了，父亲和哥哥姐姐赶紧把一捆捆麦子装上车，用人力把麦子运到麦场，套上牛，拉上石碾滚子，一圈圈过碾，一遍遍扬场，一颗颗收籽，一堆堆装袋，最后把麦秸秆做成垛，待冬天到来时用其做引火的燃料。打下的麦子需要在太阳下晾晒。晒麦子是小孩子们最爱干的事了，一袋袋金黄的麦子被倒出来，薄薄细细地平摊在地上，我就会和小伙伴们一边看粮食、赶麻雀，一边撒欢似的围着一堆堆的麦秸垛捉迷藏，玩累了，便找个阴凉地儿铺个装麦子的口袋躺下，仰望蓝天白云，感受微风清凉……

在麦田间行走，听时光的指针“嘀嗒嘀嗒”前行，看风下青青麦浪翻滚，心中禁不住感慨万千：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科技力量的提升，曾经农村那种靠人收割肩扛麦子的艰辛劳动场面，已伴随科学化种植和机械化收割的普及，全然从人们生活中淡化、消失。农业现代化的触角，已然深入农村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国的农村也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劳作中实现了向现代化农业的华丽转变。现如今，新一代农村年轻人出门有车开，回到家就能冲热水澡，种庄稼全靠机械化操作，收麦、收玉米用的是联合收割机，他们以知识武装头脑，以科技富民兴家，以紧跟国家新时代的发展步伐，一路向前，健步如飞。

在麦田间行走，用勤劳之笔饱蘸汗水的颜色，用灵动智慧的手涂描出一幅丰收的画卷，向大地母亲致敬，向劳动人民鞠躬，向青青的麦田致谢。大地母亲，您好；劳动人民，辛苦；油油麦田，再见！

灯下漫笔

把家装在心里

■梁志俊

生命，是一个从荒芜到芳草萋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不能忽略也无法忽略的是生命的摇篮——家。因为有家，因为有深沉的牵挂，生命才不会因无根而枯萎；也正因为有家，因为有如此深沉的牵挂，生命才会熠熠生辉。

自从出现家庭以来，家已成为人们抗御灾难、承受艰辛的堡垒，成为人们品味生活、享受人生的乐园。对家庭的依恋是人们对祖国、家乡、故园依恋的凝聚。

（一）

家是什么？什么是家？

社会学家说，家是社会的最小细胞。

哲学家说，家是个结构，但不是结构主义。

史学家说，家属于历史，历史必有开端。

统计学家说，家近乎数字，但能千变万化。

文学家说，家需要比较，比较代表文明。

恩格斯说，家庭就像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再是一个苹果。

艾默生说，家是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

贫穷时，家是一个窝。

战争中，家是一副箩筐、一根扁担。

动乱时，家是一汪平静的清泉，又是一座精神的圣殿。

太平时，家是一座博物馆，又是一个加油站。

孤独时，家是黑夜里的北斗，沙漠里的绿洲。

富裕时，家是一帖清醒剂。

平日里，家是人生的城堡、温馨的腹地、生活的爱窝。

家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梦想远航的起点、欢乐幸福的归宿。

家是灵魂的广阔海滩、精神的太阳浴场。

家是不可割断的血脉相连、难以摧毁的永久记忆。

家是月光下的浓浓倾诉、夕阳里的轻轻搀扶、远行时的声声叮咛、重逢时的滚滚泪珠。

家是人性的凝聚力和同心力的所在、人伦的博爱和道义之本。

我曾以为，家是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是福克纳笔下的《喧嚣与躁动》，是易卜生笔下的《玩偶之家》，是钱钟书笔下的《围城》，是巴金直言不讳的《家》，后来，渐渐才明白，家不仅仅是文学大师所创作的这些兴盛的家、昙花一现的家、破败的家，更是中华民族的诗礼之家、书香世家。

其实，人的故乡不止一个，凡住过的地方都是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无论身处何地，如果能够心境安然，哪里都是家。正如白居易所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树栽桃拟待花。”

（二）

家的主体是什么？

生命是需要巢穴的，所有的巢穴都离不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构筑。能否构筑一个舒适的家、幸福的家、温馨的家、和谐的家，决定的因素是家庭主体的夫妻。

从几何原理上看，家是同心圆。如果把一对男女比作半径不同的两个圆，两圆相切就会成为异性朋友，两圆相交就会成为情人，如果永远是同心圆，就会组成一个家庭。因此可以说，家是一对男女永不毕业的大学，是夫妻间的心理诊所，也是以夫妻为主体的多人世界。

爱是一个圆，夫妇之间，你为我圆，我为你圆，在成全挚爱的圆中，也同时成就了事业之圆、家庭之圆，自然有了圆满的人生。

夫妻就是一副对联。红对绿，雨对风，大雁对长空；夫对妻，婆对公，才子对佳人。夫与妻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妙对。

对联有正对、反对、宽对、严对。夫与妻呢？亦有许许多多的配对法子。英雄配美人，才子结佳丽，是人世间的绝配。赵明诚与李清照，一是金石专家，一是词中红粉，志同道合，趣味相同，对杖对得何其工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周郎与小乔，才对貌，武对文，阳刚对阴柔。世俗中所求的门当户对，即是才貌相齐、高矮般配，龙凤呈祥、鸳鸯戏水，莲开并蒂、花好月圆，此谓正对。而绅士缙绅偏爱小家碧玉，大家闺秀钟情山野樵夫，虎背熊腰的壮汉娶了个小巧玲珑的可人儿，莺歌燕舞的多舌女嫁了个撞扁鼻子不出声的憨汉子，急惊风配了个慢郎中，丑女孩挽了个俊相公。一正一反，一刚一柔，一凸一凹，一富一贫，皇帝与嫫母，俊的俊得不得了，丑的丑得神奇，俊的忠贞，丑的贤惠，也同样白头偕老、举案齐眉，人皆称颂，又何尝不是天作之合、人敬人羡？夫妻作对儿，也可以做成反对，取长补短，相辅相成。阴阳之道，贵于相补而致平衡。

红红的对联贴在家门两边，灿烂生光，喜气洋洋。对联都成对成偶，成对成偶便是好联。丈夫要有个好妻子，妻子要有个好丈夫。独联与单身都不完美。夫妻要像对联壁挂家门一样，都成双成对，劳作时对对，休闲时对对。

夫妻这副对联，不能只写在纸上，而要在行动中对巧、对好、对对。因为，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靠妥协。婚姻是一种妥协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

夫妻持家，家庭健康最重要，生活幸福离不了。家，可以比喻成一座花园，精心呵护，则百花齐放；失去呵护，则一片凋零。家需要慈母般的爱心、园丁般的精心和织女般的细心。男人是土壤，女人是雨露。没有责任感，没有至真至纯的爱，没有家庭健康的意识和理念，家就不成为家，花园就无法茂盛鲜艳。

（三）

美好的家，应该以人为中心，以爱为半径。

家是一个温馨而甜蜜的字眼，能把每个人的心融化。家是心中的支柱依靠，为我们撑起头顶那一片蓝天。就算我们走遍海角天涯，总有个家在心中萦萦牵挂。

只有家才能哺育出一代代生灵。从原始社会的群居杂居，到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乃至今天的一夫一妻，家的变迁史就是浓缩了的文明史。

家是童年的一首歌，家是其中的一幅画。门前的柿子园，屋后的小池塘，看家的小黄狗，夏夜的萤火虫，还有高高的桑葚树下，奶奶用蒲扇摇出的一个个古老的故事，组成一幅家庭的美景，成为心中永不褪色的底片，成为萦绕脑际的永久回忆。

家是生产甜蜜的工厂，家是打烊的客栈。锅碗瓢盆交响曲成为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吟唱的歌谣。清晨捣衣的棒槌声声、午间剁猪草的刀击声声、静夜里纳鞋底的拽线声声，是母亲清丽的独唱。

人生是一只漂泊的舢板，家是远航归来的港口。在辛勤的艰难跋涉之后，家是修养安歇的暖巢。这里有父母的深情关爱，有夫妻间的甜蜜温馨，有儿女的天真童趣，有享不尽的天伦之乐。在家里敞开心扉，没有隔膜，没有怨恨；在家里，温情就像一壶美酒，好香好醇。家带给我们幸福美满，给我们很多很多，让我们不可舍弃，不可分离，不可疏远。

家是穿透人生的一缕情丝，当你一人客居他乡的时候，无论有何等的荣华富贵，也不论有何等的高官厚禄，在情感上萦绕不止的，总是家的身影。当生活凄风苦雨将你折磨得伤痕累累的时候，抚平你的创伤，给你精神上慰藉的，还是从家里带来的那份情。

人最幸福的时候，想到的是家，最痛苦的时候，想到的也是家，家是全家老小终生的牵挂。把家装在心里，痛苦忧愁压不垮；把家装在心里，爱会伴你走天涯。

家的甜美温馨是任何语言无法抒写的漫漫人生路，再没有比家更温暖的去处了。家里装的是实实在在的、平平常常的日子。在家可以撒娇，也可以打喷嚏；可以舒筋骨，也可以栽培志趣；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天性，也可以倒转时钟去寻找岁月的足迹；可以观鱼赏花自制佳肴，美化休闲的时光，也可以打点行装、充气加油，准备扬帆远航。

德国诗人歌德有句名言：“不论是国王还是农夫，谁在家里找到安乐，谁就是最幸福的。”人生最难得的是家庭的温馨、父母的疼爱、亲人的牵挂。从这个意义上讲，花多少时间去经营这个家都是值得的。

（四）

家有小家、大家之分，血缘关系组成的是小家，地缘关系组成的是大家。家的每一个足迹和国的每一寸土地，是联系小家和大家的纽带。愿血缘地缘总相续，小家大家皆欢喜。

办小家的事，要以不损害大家的利益为前提。把小家装在心里，推广到大家的范围，就是把祖国装在心里，把人民装在心里。乱世舍小家为大家，盛世则要和小家固大家。

不管小家和大家，都离不开事业，而事业也不能没有家。建立在事业上的家庭是最稳固的家，建立在家庭上的事业是最甜蜜的事业。家好比地基，事业如同大厦，地基越深越牢靠，大厦便可以越辉煌。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很小，让每个人日日牵挂；国很大，滋育代代炎黄子孙。家是我的家，国是我的国。家是幸福的洋溢，国是荣誉的毅力。我爱我的家，我爱我国家。

凡人情思

普救寺情思

■郑淑平

公元618年至907年间某月某天，河东道河中府的皇家庙宇蒲州普救寺里梵香袅袅、游人如织。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中，有一位上京赶考、路经蒲地的英俊书生，姓张，名珙，字君瑞。他“久闻名河中府普救禅院，今日里来瞻仰宝相庄严”。

在寺院小和尚的陪同下，张君瑞穿廊过殿，游兴盎然。他“随喜了法堂北上方佛殿，又来到钟楼南香积橱前。游洞房登宝塔回廊绕遍，数罗汉参菩萨拜谒圣贤”，“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游遍，信步间一抬头，又看见一弯儿月牙门，粉墙嫣然”。

张生正欲上前，忽见一只彩蝶飞过墙来。接着，“吱呀”一声，月门开处，红娘手拈团扇，一边追逐着蝶儿，一边回头唤道：“小姐快来，小姐快来呀。”

只见貌若天仙的莺莺小姐飘然而出，宛如一朵芙蓉临清波，又恰似一枝桃花映山岩。

四目相对中，惊鸿一瞥间，一段跌宕起伏的凄美爱情、一曲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就将这宝相庄严、不惹尘埃的佛家神圣地，变成了流芳千载、名播四海的爱情伊甸园。

那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时崔老夫人的金口玉言，那出尔反尔兄妹相称时的晴天霹雳、山崩地陷，那“有美人乎见之不忘，一日不见乎思之如狂”的瑶琴会意，那“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红简传情，那一声“前夜里咫尺天涯蓝桥偏惹嗔，今日个玉堂人儿一墙之隔难亲近”的千般无奈，那一片“一钩新月映残霞，人约黄昏柳荫下”的万缕柔情。那一折“好姻缘本已天配定，你却是以怨报德悔婚誓”的严刑拷打，拷出了小红娘的伶牙俐齿、智勇无双；那一幕“合欢未已愁相继，顷刻间拆散鸳鸯两地飞”的长亭相送，道尽了有情人的喋血泣泪、离恨别伤。

“眼中流尽血和泪，心底还同未烬灰。”

“伯劳东去燕西飞，万水千山何时回？”

这段发生在迢迢唐朝的爱情故事，竟然被元代杂剧大师王实甫的生花妙笔演绎得淋漓尽致、旷世绝伦。

其实，才子佳人的爱情戏，大都是两种结尾：或花好月圆夫妻携手入洞房，或劳燕分飞此恨绵绵无绝期。但在这出《西厢》里，当那离人怅然而去，渐渐消失在“四围山色中，一鞭残阳里”，王老先生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无限遐想的空间：

张生此一去，是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还是状元及第，被唐皇慧眼识珠招为东床，贪图了荣华富贵？是莺莺小姐屈服于老夫人的严酷家法，被迫嫁与了郑恒为妻呢？还是张生只顾着“月儿才上柳梢头，早已人约黄昏后”，荒废了学业而名落孙山，无颜再见父老乡亲呢？也或许是，莺莺带着红娘千里寻夫寻到长安，提前上演了黑脸包公《铡美案》！

而今天，当我们走进春帐犹挽的梨花禅院，当我们走出人去室空的西厢别院，当我们留恋于千年古寺的旧貌新颜，当我们驻足在蛙声一片的莺莺塔前，远眺层峦叠嶂、云遮雾断的遥遥长安，当会禁不住扼腕兴叹、思绪翩跹。

我们会由衷感叹：我们今天能够生活在这个日新月异、自由自主的新时代，是何其有幸！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如果莺莺能够穿越千年的时空，走进我们这个时代，那么，一切望穿秋水的等待都不再是等待。我们或开车，或乘高铁，此去西安，也不过是三两个小时的工夫，何其方便，何其快捷。

秋去春来今又是，往事越千年。千年的流光岁月，可以斑驳这座千年古刹的碧瓦红墙，却掩不去海誓山盟、亘古永恒的美丽爱情。千年的风起云涌，可以星移斗转，可以沧海桑田，却无法摧毁古老河东这块土地上孕育了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历史虽有它的必然，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又存在无数的偶然。我们无需说是普救寺因《西厢》而名，也不必说《西厢》缘普救寺而生。我们只说，六根清净的寺庙，与风花雪月的爱情，本该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山西运城，在古老河东，二者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一曲相思《凤求凰》，知音千古此心同。在普救寺的后花园里，三生石上的莺莺早已为我们许下了最美好的心愿：

愿世间芸芸众生蝶双飞莲并蒂鹊桥通霄汉，愿天下有情人心相印爱相守都能结成佳眷。

鹳雀楼

灵池

（国画）

刘文芳 作

走在如诗的春光里

■任巧珍

终于挣脱时疫的阻挡
让心在春里缓缓徜徉
紫梅海棠丁香和晚樱
错乱了脚步忙坏目光
阳光逗弄调皮的青杏

撩得叶儿像醉了春风
我抚摸着安详的花魂
轻掬一抔土将她安葬
嗅闻着手心里的残香
张开手放她自由飘荡

什么鸟儿在林里歌唱
调皮地与我捉着迷藏
谁家的孩童在放风筝
蓝天下追着彩云飞翔
喜悦牵着行走的脚步
郁金香惊艳我的目光
笑在她的热情里绽放
心在春光里微醺飞扬
我走在如诗的春光里
将春的画图描摹欣赏
我牵着春风柔柔的手
走进画轴漫展的春光